

一生钟爱是昆曲

——记南京大学吴新雷教授

曹明



吴新雷近影

著名昆曲专家、南京大学吴新雷教授现已年近八旬。他从教学岗位上退休,也已经好几年。可是他对昆曲的热爱,却有增无减。这些年来,他奔赴全国各地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为阐发昆剧精华、传扬昆曲艺术不遗余力。可以说,他一生钟爱的就是昆曲。

吴新雷,1951年考入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56年考取副博士研究生。在导师陈中凡教授指引下,他的专业方向是中国戏曲史,重点是昆剧学。为了继承曲学大师梅先生的优良传统,倡导理论联系实际,陈老师专门为他请了一位曲师,教他拍曲唱戏。他勤学苦练,还和各昆剧院团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从1991年12月起,吴新雷会同俞为民、顾聆森两位学者共同着手编纂《中国昆剧大辞典》,并邀请全国对昆曲有研究的专家、学者100余人撰写辞条。经过6年的努力,于1997年完成此书,全书共310万字。在排印过程中,又花4年时间进行校对补充。经历10年苦功,终于在2002年正式出版,有效地填补了长期以来这方面存在的空缺,对昆曲的研究、教学乃至编创、演出起着良好的推动作用。2004年,吴新雷与朱栋霖等又合编了20万字的《中国昆曲艺术》,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昆曲600多年历史及其当代的发展情况,重探昆曲源流,阐述昆曲奥秘,同时对昆曲的表演艺术和在当今社会的传承形态与弘扬情势的情况作了详尽的描述。

也在这一年,他在《艺术百家》第4期发表的《情系“传”字辈——纪念苏州昆曲传习所成立80周年》一文中指出:“缅怀‘传’字辈艺术家存亡继绝的历史功绩,评述他们在培训演艺人才,授曲教戏,以及对传统剧目继承创新等方面的卓越贡献。”这对于今日我们如何继承和发扬昆剧传统艺术就更具有启示作用。

2001年5月18日,中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标志着昆曲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艺术价值,获得了世界的公认。消息传来,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在这种形势下,吴新雷认识到在如何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理念——昆曲艺术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能就此停下脚步。所以,他自70岁退休以后,不仅出版了专著《二十世纪前期昆曲研究》,而且逢到有关昆曲的活动,不论是纪念昆曲老艺人,还是新的剧目演出以及各种学术会议,他都奔赴全国各地积极参与,并在事先作了提交学术论文的准备。

积极参加各项昆曲活动

2001年,吴新雷在杭州参加

“纪念昆曲传习所80周年暨昆曲表演大师周传瑛(90周年)、王传淞(95周年)诞辰活动昆曲研讨会”时,他作了《抢救和继承工作是当务之急》的发言。他指出:“昆曲剧目的抢救和继承工作仍是当务之急。昆曲表演艺术历来是师徒带徒弟,口传心授,真正是人类口头传承的文化遗产。如果老艺术家没有授徒,则他们的演艺也就随之而消亡。现在抢救工作是不是还要做呢?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把抢救的任务从‘传’字辈转移到下一代接班艺人。”后来有些昆曲院团就这样做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南京,孔尚任的思想是有变化的。在他没有出山以前,其初衷只是单纯的悼明之亡,抒发兴亡之感。出仕以后,因为感激康熙皇帝的知遇,所以又产生了颂扬圣朝的构思,但海扬现实生活磨难,冲刷了他的颂圣意识。而在南京,淮扬访问了南明的遗民与遗迹,不仅获得剧本的题材细节,而且引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他回北京以后,看到太平园的昆班新戏,促使《桃花扇》进入定稿阶段。从剧目的主观意念来分析,作者徘徊在“吊明”与“颂圣”的矛盾中,为了“吊明”,他不得不先行“颂圣”,以免遭到文字狱的祸害。但客观意蕴却突破了主观意念的束缚,广大读者受到艺术感染的亡明痛楚激发出来的民族情绪。此外,他还写了《近百年来(桃花扇)研究的世纪回顾》、《(桃花扇)批语发微》等5篇论文。

2005年,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了《长生殿》国际研讨会,吴新雷应邀参加这次会议。他提交的论文是《关于〈长生殿〉全本工尺谱的印行本》。他指出:“清代《长生殿》全本工尺谱印行于世的有两种,第一种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

所取得的新成就。吴新雷认为,“魏春荣的表演风格优雅纯正,有激情,有活力,能显示鲜明的人物特征,具有浓郁的艺术气息。”

在昆曲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曲社对昆曲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吴新雷积极参加曲社的活动,与北京昆曲研习社、上海昆曲研习社以及天津、苏州、杭州、扬州等地的曲社都有交往,与曲友们共同为昆曲的传承、发扬而尽心尽力。

2008年11月,南京甘家后人举行甘贡三先生诞辰90周年、甘南轩先生诞辰100周年、甘律之先生诞辰90周年的纪念活动。吴新雷在纪念会上发言指出,甘贡三老先生是南京昆曲界老前辈,毕生酷爱京昆艺术,曾录下《霓裳羽衣曲》等昆曲古谱传世。甘老还专攻昆剧的老生行当,曾为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录制了《扫松》和《寄子》的唱片,可见甘老在全国昆曲界的影响。甘老最大的贡献是他在解放后组织南京乐社昆曲组(即南京昆曲社),培养了一大批业余昆曲接班人。南京乐社成立于1954年,分设古乐、民乐和昆曲3个研习组。昆曲组就是由甘老主持的,吴新雷于1958年就参加昆曲组活动,广交曲友,唱曲授曲。他对甘南轩、甘律之在传播昆曲艺术上所作的杰出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深入研究经典剧目

在昆剧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些经典名剧,今日重新整理后演出,该如何进行新的评价,这也是吴新雷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时所研讨的问题。

关于《桃花扇》的倾向问题,一直是《桃花扇》长期存在的问题。吴新雷在其《论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思想》(《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中,力图从剧本中的创作过程寻找答案。他认为,从《桃花扇》“三易其稿而成书”的全过程来

看,孔尚任的思想是有变化的。在他没有出山以前,其初衷只是单纯的悼明之亡,抒发兴亡之感。出仕以后,因为感激康熙皇帝的知遇,所以又产生了颂扬圣朝的构思,但海扬现实生活磨难,冲刷了他的颂圣意识。而在南京,淮扬访问了南明的遗民与遗迹,不仅获得剧本的题材细节,而且引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他回北京以后,看到太平园的昆班新戏,促使《桃花扇》进入定稿阶段。从剧目的主观意念来分析,作者徘徊在“吊明”与“颂圣”的矛盾中,为了“吊明”,他不得不先行“颂圣”,以免遭到文字狱的祸害。但客观意蕴却突破了主观意念的束缚,广大读者受到艺术感染的亡明痛楚激发出来的民族情绪。此外,他还写了《近百年来(桃花扇)研究的世纪回顾》、《(桃花扇)批语发微》等5篇论文。

2005年,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了《长生殿》国际研讨会,吴新雷应邀参加这次会议。他提交的论文是《关于〈长生殿〉全本工尺谱的印行本》。他指出:“清代《长生殿》全本工尺谱印行于世的有两种,第一种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

文人冯起凤订定的《吟香堂长生殿曲谱》,只录曲文,不载科白,是专供清唱用的清官谱;第二种是晚清全福班艺人殷桂深传承的《长生殿曲谱》,曲白俱全,是民间艺人结合舞台实际适应登场演唱的戏官谱。经过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殷本本是昆班的台本,在曲调的旋律上是有变化发展的,而且对《长生殿》原著冗长的套曲进行了删节调整,目的是为了适合登台演出。”文中以《定情》、《哭像》和《弹词》三处为例,说明艺人适当的改革措施,艺人经过长期舞台实践的二度创作,是值得称许的。吴新雷这篇论文受到台湾曾永义教授的称赞,带回去在2007年6月台湾戏曲学院《戏曲学报》创刊号上发表。该文还收入了《长生殿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赴美传播和交流昆曲艺术

由白先勇主持策划和苏州昆剧院合作的青春版《牡丹亭》在台湾首演以来,已在全国各地成功演出100多场,还先后在全国10多个大学进行演出,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巨大反响。2006年适逢汤

显祖逝世390周年,美国加州大学为此举行了“《牡丹亭》及其社会氛围——从明至今昆曲的时代内涵与文化展示”的学术研讨会。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邀请吴新雷参加这项活动,信函中说明会议的缘起是“趁着白先勇先生策划的青春版《牡丹亭》在本校首演之机,特地举办这项集戏曲、文学与历史研究于一体的大型论文研讨会”。由于青春版《牡丹亭》要到洛杉矶巡演,洛杉矶中美文化协会为了便于会员们观摩演出,也邀他到协会讲解昆曲的欣赏问题。这样一来,吴新雷从柏克莱到洛杉矶就跑了半个多月,既忙于开会又要忙于看戏。9月15日,吴新雷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作了《〈牡丹亭〉昆曲工尺谱的溯源》的讲演。

吴新雷这次到美国还有一段插曲,那就是跟白先勇进行对话。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交给他的任务。吴新雷提出的对谈议题是《中国和美国:全球化时代昆曲的发展》,得到了白先勇的赞同。在这个总题下,他们就全球化视野中的昆曲,通过社会运作在美国形成昆剧的观众群,“走出去”的昆曲展示和播种之旅,昆曲兴亡的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四个层次进行了对话。吴新雷回到南京后,将他们的对谈整理成文字稿,在2007年第3期《艺术研究》上发表。这篇文章反映了青春版《牡丹亭》访美巡演的盛况,获得白先勇的称许,收入2007年5月的《青春版(牡丹亭)大型公演100场纪念特刊》。白先勇还将这篇对话收入台湾出版的《白先勇作品集》第九集中,可以看出他对两人对话的重视。从他俩有关昆曲各个方面的对话中

显示出各自对待昆曲艺术共有的视点,有助于昆曲研究者的深入探讨。在对话中,吴新雷对白先勇以振兴昆曲为己任,主动把重担扛在自己肩膀上,自愿做昆曲的“义工”表示钦佩。同时也告诉他,祖国大陆的有识之士也为昆曲的救护与发扬发出多次呼吁,中央领导也相应采取多项措施,促使了昆曲健康的发展。

撰写一系列昆曲论文

对昆曲艺术的理论研究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是近年来吴新雷学术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在这方面写下了一系列论文。已发表的有《明刻本〈乐府红珊〉和〈乐府名词〉中的魏良辅曲论》、《关于昆曲〈霓裳新咏谱〉的两种抄本》、《昆曲折子戏选集〈霓裳文艺全谱〉初探》、《昆曲折子戏〈黛玉葬花〉的改订本》、《〈牡丹亭〉昆曲工尺谱全印本的探究》、《紫箫记曲谱的新发现》等。单是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论文,见之于报刊的就有《青春版(牡丹亭)的独特创意和杰出成就》、《赴美参加昆曲(牡丹亭)学术研讨会的经历》、《青春版(牡丹亭)为何花开美国》、《昆剧青春版〈牡丹亭〉赴美巡演的重大意义》、《从“苏昆”的青春版(牡丹亭)到“上昆”的全景式(长生殿)——当今昆曲传承发展两个实例的宏观考察》。

为了弘扬昆曲艺术,吴新雷近年来还参加了一些高等院校的有关昆曲的讲座或讨论。2008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为选修昆曲课的学生讲授了《俞派唱法的形成及其特点》、《昆曲的艺术魅力》;与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柯军一起,参加东南大学《中国昆曲艺术鉴赏》课的课堂讨论等。

吴新雷一生钟爱昆曲艺术,他为幽兰的飘香,花费了大量心血。我们热切期望,他在主编《中国昆剧大辞典》和《中国昆曲艺术》以后,能将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昆曲评论以及在各种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早日集结出版,让昆曲研究者与爱好者以及一些从事昆剧表演人士,得以从中取得更系统的昆曲艺术。最近获悉,台湾大学曾永义教授策划,在他主编的戏曲丛书中将推出《吴新雷昆曲论集》,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文化部优秀专家系列报道之五十三

他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军队,献给了那些奋斗在一线的铁道兵

1970年,21岁的王立民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工团录取,在随后将近20年的军旅演出生涯中,他的身体和灵魂接受了无数次的洗礼。

那个年代,新中国正在迅速成长,王立民所在的铁道兵工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从万里冰封的大兴安岭,到潮湿闷热的西南边陲,只要是铁路修到的地方,就有他们慰问演出的身影。恶劣的条件没有阻挡住他们演出的步伐,反而更激起他们的艺术热情。

让王立民最难忘的一次是去青海演出,当时到了一个叫做哈尔盖的地方,由于连续下了3天的大雨,他们最后不得不冒雨演出。有些同志演出后被淋得感冒了,更不幸的是,当他们演出完拆卸舞台时,连续3天的大雨把舞台冲刷得很不牢固。突然,一面墙倒了下来,把3名文工团员压在墙下。身边什么设备都没有,他们只好用手把砖一块一块地搬开。等到救出3名战友时,只有1人幸存。

正是这段刻骨铭心的军旅演出生涯,培养了他为观众全心全意服务、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也让他成为了一个不畏艰险、勇于克服困难的优秀演员。

在艺术道路上,他勇敢地挑战各种困难,用对艺术的执着感动观众

1988年,王立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歌剧院。在这里,他如鱼得水,更专业、更全面地强化了歌剧演出水平。

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让王立民特别紧张。以前只注重演唱技巧的他,在排练时出现了头不

自觉地乱点,手到处乱晃的情况。领导生气地对他说道:“王立民,你再不把你的头和手管好,我就把你换下去。”每天排练完回家,王立民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研究歌剧人物上,揣摩人物心理,研究人物动作神态,了解歌剧背景资料等。在不断练习和学习过程中,王立民逐渐找到了准确的演出感觉,对人物塑造变得胸有成竹了。

《驯悍记》是王立民担任主演的第一部歌剧,演出前他连续多天都在发高烧,还没有痊愈就投入了演出。有一场戏要求王立民抱着女主角走上场门下台,在台下绕舞台走一圈,再从下场门上舞台。当时领导关切地问他:“你大病刚好,要不咱就不抱了吧?”可他一咬牙,回答说:“抱!”当身体虚弱的王立民抱着女主角走下一圈后,已是大汗淋漓,腿不由自主地抖动,但他还是坚持完成了整个演出。

俗话说:岁月不饶人,人越老记性也越来越不好。歌剧团的同志们都佩服王立民在50岁左右还能大段大段背诵生涩难懂的大利文唱词。殊不知,王立民在私



王立民在歌剧《乡村骑士》中饰演阿尔菲奥

黄小曼 摄

底下早已背诵几十遍。王立民的家离单位较远,他就把唱词里的每句话都抄写在小纸条上,在上班路上默默地背诵。地铁上、公交车上,他不顾旁人异样的眼神,忘我地背诵着。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都要在脑海中过滤一遍当天背诵的唱词,如果有不准确或者遗忘的地方,就记下来第二天再背。无数次的重复让王立民对唱词的记忆尤其准确。

唱词记熟后,就要加入唱法、表情、动作,王立民经常边走边低声歌唱,边唱边做动作,引来路人的驻足观望,以为他精神受了什么刺激。王立民对这些都一笑而

相宇

为高雅艺术“殉情”“布道”

——记男中音歌唱家王立民

是和蔼善良的美国领事夏普莱斯,《乡村骑士》中他是那个为了爱情而战的阿尔菲奥,《屈原》中他是怀才不遇的屈原……

从台前退到幕后,他默默地奉献自己每一份力量

1994年至2001年,王立民担任中央歌剧院歌剧团合唱团团长。

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当音乐厅歌剧团对舞台、场地的要求很低,便于传播到群众中去。于是,王立民带领合唱团自主创办了音乐厅歌剧,并到各地的大学、各大城市、革命老区等地演出。

那时候,演出条件十分艰苦,夏天,一场演出下来,已是汗流浹背;冬天,因为没有暖气,大家冻得嘴唇直哆嗦。但那些困难没有难倒王立民和合唱团的团员们,而是用更饱满的热情为观众演出,赢得了观众的赞许和掌声。王立民既要组织演出,又要上台表演,忙前跑后,异常辛苦。正是从那时起,他患上了高血压病,从此伴随他一生。

1998年,合唱团收到澳门国际音乐节的演出邀请,王立民带领团员加班加点练习。无数次的重复练习,一个人一个人的单独验收,使合唱团的整体水平得到很大提升。在澳门国际音乐节上,他们和国际知名艺术家合作,精彩的演出使中央歌剧院合唱团声名鹊起,被誉为国际一流的合唱团。

在任期间,王立民为了带领合唱团走出演出困境,吸引更多

的观众欣赏演出,主持创办了“倾听俄罗斯”“王洛宾金曲与未发表作品音乐会”“毛泽东诗词作品音乐会”等,至今仍是中央歌剧院的品牌项目。

40余年的艺术生活让他厚积薄发,成就了他艺术生涯的新高峰

从2006年开始的“高雅艺术进校园”和“三下乡”演出活动,让王立民的艺术才华得到了全面发展。在这些活动中,王立民身兼数职:策划组织、节目主持、歌剧演唱,尤其在节目主持上,成为中央歌剧院演出的亮点之一。

王立民在主持节目时,摸索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让观众耳目一新。比如,当要演奏约翰·施特劳斯的《闲聊波尔卡》时,他用讲解式的方法向观众介绍曲目由来、演奏特点、如何欣赏,使得原本难以理解的乐曲变得通俗易懂;当要演唱毛主席诗词《六盘山》时,他又用叙述式的饱含感情的介绍,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在校园里演出时,他则用调侃式的主持风格拉近与学生们的距离……而这些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王立民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于阅读,读书已经成为他唱歌之外的最大爱好。每次去校园演出,他总要先把学校的校园文化、历史背景、名人事迹查找一番,做到了了然于胸,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可以信手拈来,给老师、学生意外的惊喜。

2008年10月4日,正在紧张

排练歌剧《图兰朵》的王立民意外受伤。经过诊断,他的左脚距骨和胫骨远端两处骨折,当天就打了石膏,遗憾地错过了《图兰朵》的演出。眼看着11月7日又到了“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的日子,王立民心想,这回无论如何不能再错过了。于是,他毅然拆下了仍然肿着的腿上绑着的石膏,医生一再叮嘱他:“你这条腿千万不能着地,不然会有后遗症。”

11月7日,王立民如愿地跟随剧团参加了“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在上海、杭州、宁波、济南4地演出10余场。每场演出完,为能够跟上接下来的演出,王立民都要在宾馆的浴缸里放满热水,把肿得像棒槌一样的小腿浸泡几个小时,而且一边泡着一边构思着第二天的主持内容,想办法调动观众的积极性。就这样,一场又一场的演出硬是撑了下来。每当他拄着拐杖走上舞台,观众们热烈的掌声使他忘记了所有的疼痛,化作一股暖流融入他的心中,成为激励他的力量。

刚回到北京,没来得及休息,王立民又接到了去四川灾区慰问演出的任务。为了能让灾区人民更生动地理解、欣赏高雅艺术,王立民又站在了慰问演出的舞台上……

用王立民自己的话说,正是他对观众的感情、对演出的热情、对艺术的激情以及演出成功后的豪情,支持着他一路走来,默默地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艺术事业和那些喜欢他的观众们。

相关链接

王立民,中央歌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在意大利歌剧《茶花女》、《蝴蝶夫人》、《弄臣》、《图兰朵》,原苏联歌剧《驯悍记》,法国歌剧《卡门》,中国歌剧《屈原》中担任主要角色。在新加坡第7届亚洲歌唱比赛中获得第3名,在马来西西亚国际华人声乐公开赛中获得第4名,在中央歌剧院历年的年度考核中名列前茅。